

“有 X 没 X” 的类别功能及其词汇化

陈伟

(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, 上海 200083)

摘要: “有 X 没 X” 有四类形式, 各形式的功能有所不同, 梳理各类别“有 X 没 X” 句法、结构和语义功能, 推断出各类别的词汇化判定条件。通过考察“有 X 没 X” 的词汇化过程, 找到了“有 X 没 X” 各类形式历时层面不同句法表现的依据, 并得出“有 X 没 X” 中有些语例整合成为习语的机制。

关键词: 有 X 没 X; 类别功能; 词汇化; 整合过程

中图分类号: H13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5124(2019)03-0032-07

一、引言

“有 X 没 X” 在现代汉语中是一种常用的结构表达式, 其用法和类别尚未引起重视, 通用语文工具书少有收录, 也未明确其功能和属性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七版) 仅收录一条“有一搭没一搭”, 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除此之外还收录一条“有的没的”。两条“有 X 没 X” 已固化为习语并被词典收录, 但尚有类似结构如“有心没心”“有完没完”“有脸没脸”等, 处在高频使用中未被收录。

因此, 本文基于实际语料进行调查分析, 详实描写“有 X 没 X” 各种类别的句法分布及功能, 分析词汇化发生的前提条件, 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: 一、“有 X 没 X” 是什么样的形式, 具体结构类型有哪些? 二、哪些结构类型能够发生词汇化, 哪些不能? 三、词汇化产生的路径如何? 本文将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展开探讨, 对处于演化过程中“有 X 没 X” 的几类结构类型进行形式及功能发展的探索, 以求得出词汇化发生的机制和动因。

二、“有 X 没 X” 的类别功能

(一) “有 X 没 X” 的句法分布

“有 X 没 X” 主要充当状语和谓语, 少数可作定语、主语、宾语和补语。一般情况下, X 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形式, 其中部分“有 X

没 X” 倾向组构为四字或六字短语, 但多数已有词汇化倾向, 或已成为习语。例如:

(1) 在家里的小厨房中, 我意外地发现透过窗户能够看见信箱。距离虽然远了点, 但有信没信是完全能看清的。(《作家文摘》1993)^①

(2) 小陈急忙夺过来: 你小子有病没病啊。(《作家文摘》1997)

(3) “有钱没钱, 回家过年。”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。(《中国农民调查》)

(4) 生活过得有一顿没一顿, 丈夫的病症更厉害了。(《报刊精选》1994)

(5) 今年包这镇上的税, 也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。(梁斌《红旗谱》)

(6) 自己只是在这里作客几天, 却忘了自己的立场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。(《罗德岛战记》)

如例(1)一(6)所示, “有 X 没 X” 分别充当主语、谓语、状语、补语、定语、宾语六种句法成分。其中, “有 X 没 X” 在例(1)、例(2)中是短语, 在例(3)、例(4)中是词汇化倾向显著的固定搭配, 在例(5)、例(6)中则是已被词典收录的习语。

根据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到关于“有 X 没 X” 的例句共 461 例, 其中有效例句 457 例。通过对 457 例“有 X 没 X” 句法成分分布

收稿日期: 2018-12-17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制和教学参考语法书系”(17ZDA307)

作者简介: 陈伟(1988-), 男, 山东枣庄人, 博士研究生, 主要研究方向: 现代汉语语法及教学。E-mail: sisucw@163.com

情况分析，得出：状语 318 例，占比 69.58%；谓语 91 例，占比 19.91%；定语 21 例，占比 4.59%；主语 20 例，占比 4.37%；宾语和补语共 7 例，占比 1.53%。从充任句法成分占比可知，“有 X 没 X” 作状语是该结构使用频率最高的句法形式，谓语次之，作定语、主语、宾语、补语的比例相对较低。

(二) “有 X 没 X” 的结构类别

由于 X 词性有别，“有 X 没 X” 的内部结构关系和类别也有所不同。“有” 和 “没” 在有些情况下保留其原义，即 “有” 作为动词，表 “领有、存在或出现”；“没” 与 “有” 对应，是其否定形式，同 “没有”。但伴随结构的演变，框架前置标记 “有” 和 “没” 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或标记化倾向。当 “没” 作为副词，否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，^[1] “有” 是个和 “没有” 词性相同词义相反的副词，^[2] 并且 “有” 在 “有 X 没 X” 并置框架中，则是肯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，都是作为状语修饰 V_p。郭中将 “有+V_p” 中的 “有” 视作副词，“具有肯定求证和确认的功能”。^[3] 在 “有 V_p 没 V_p” 结构中，“有” 与 “没” 共同作为副词修饰限定 V_p，如 “有完没完” “有吃没吃”。当 “X” 是 “一 Q” 时，“有” 和 “没” 表示对事物或事件量的肯定与否定，作为形式标记出现。“有的” 是指代词，^[4] 那么 “没的” 是其否定形式，“有的没的” 义为所有的，此处 “有” 和 “没” 语义相对虚化。此外，还有如 “有出息的没出息的” “有历史的没历史的” 等，是指代词的扩充形式，虽具有特指义，但语义功能上与 “有的没的” 相同，本文将其统称为 “有的没的”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把 “有 X 没 X” 分为：A、有 N_p 没 N_p；^② B、有 V_p 没 V_p；C、有一 Q 没一 Q；D、有的没的等四类形式（图 1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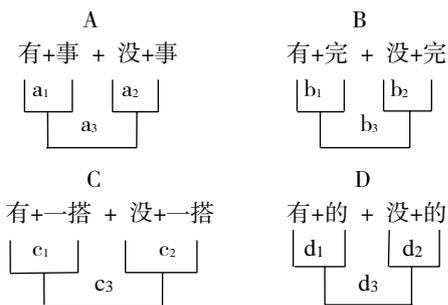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“有 X 没 X” 形式结构图

其中，a₁、a₂ 是述宾关系，a₃ 是并列/叠加关系；b₁、b₂ 是状中关系，b₃ 是叠加关系；c₁、c₂ 是述宾关系，c₃ 是叠加关系；d₁、d₂ 是词间关系，d₃ 是叠加关系。

A、B、C、D 分别代表 “有 X 没 X” 在现代汉语中的四类情况。由于该结构尚在演变的过程中，对于内部成分间的关系存在四种解读方式。当 “X” 为 N_p 时，如 A，“有” 和 “没” 视为动词，表领有与否或存现与否；当 “X” 为 V_p 时，如 B，“有” 和 “没” 视为副词，作状语修饰 V_p；当 “X” 为 “一 Q” 时，如 C，“有” 和 “没” 视为肯定和否定量度标记；当 “X” 为 “的” 时，如 D，“有的” 和 “没的” 可视为有定指示代词和无定指示代词的叠加，不可切分。A 的 “有 X” 与 “没 X” 间分为并列/叠加关系，是指充当述谓性成分时是并列关系，充评述性成分时是叠加关系。

(三) “有 X 没 X” 的语义功能

“有 X 没 X” 有述谓性和评述性两类功能。在述谓性的语境中，“X” 都表本义，包括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。在评述性语境中，具体名词的语义需变为抽象义才能成立。

1. “有 X 没 X” 的述谓性

述谓结构的 “有 X 没 X” 一般以疑问的方式出现，“X” 为认知域中的具体事物，并且语义指向单一。例如：

(7) 你钱包里有钱没钱？

(8) 树上有枣没枣？

(9) 你有事没事，站在桥上干什么？（琼瑶《水云间》）

上例中 “有 X 没 X” 客观陈述了两个客观现象，“有 X” 与 “没 X” 间可插入选择性连词 “或” “还是”，是并列关系，用对举的方式表达事实是否存在，要求听话人两者之间只选其一。

2. “有 X 没 X” 的评述性

“有 X 没 X” 在评述性的话语中，语义指向 “有” 和 “没” 的两端，具有遍指性，“有 X” 与 “没 X” 是叠加关系。当 “X” 为具体名词时，其所指的具体义会转向抽象义。例如：

(10) 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（《人民日报》2012 年 01 月 20 日）

(11) 赵安邦心想,倒也是啊,可该做的工作还得做,有枣没枣打一杆吧!(周梅森《我本英雄》)

“钱”和“枣”是具体名词,出现在评述性的语境中,“X”语义发生转移。例(10)中的“钱”并非实指,而是指代财富;例(11)中的“枣”指代机会。当“X”为抽象名词时,例如:

(12) 万站长已经习惯蓝小梅嫁给余校长的事实了,又像从前那样,有事没事都要到界岭小学看看。(刘醒龙《天行者》)

“有事没事”在评述性语境中,属全量范畴,表周遍义。“有V_p没V_p”“有一Q没一Q”和“有的没的”则只能出现在评述性的语境中。例如:

(13) 我们吃银行利息都够了,背这么个大包袱,谁知道有完没完!(《报刊精选》1994年)

“有完没完”表示时间上的存现与否,凸显完结的性状,可变换为“有没有完”。

(14) 喝着茶,老陈和沈同生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些闲话。(《作家文摘》1994年)

(15) 雅赫雅如何容得她由着性儿闹……,只得有的没的另找碴儿。(张爱玲《连环套》)

在语义抽象化的影响下,数量结构和结构助词都可以进入“有X没X”,表示若有若无或无关紧要的抽象义。

三、“有X没X”的词汇化条件

“有X没X”能否发生词汇化,与遍指义及词汇特征有关。

(一)“有X没X”的遍指义

通过上文分析可知,在评述性的语境中“有X没X”才具有遍指义,如已经成为习语的“有一搭没一搭”“有的没的”,“有N_p没N_p”和“有V_p没V_p”在该语境中同样有遍指义,可见,遍指的语义特征是“有X没X”发生词汇化的条件之一。据语料统计发现,使用频率最高的状语位置的“有X没X”,无一例外都表示遍指义。“高频使用”是词汇化发生的驱动力,^[5]因而作状语的“有X没X”是其词汇化发生的最佳位置,也是主要动力。但并非处在状语位置的“有X没X”都会发生词汇化,这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,接下来

需要考察“有X没X”词汇化的必要条件,即内部词汇特征。

(二)“有X没X”的词汇特征

A、B、C、D的“有X”与“没X”间,存在两种关系,一种是整体没有固化的并列关系;另外一种是在已发生词汇化或在词汇化进程之中的叠加关系。那么,具备哪些条件的“有X没X”能够成为习语?

通过考察发现,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:

条件一,“有X”和“没X”都是词,^③如“有事”“没事”、“有的”“没的”、“有用”“没用”、“有脸”“没脸”等;

条件二,“有X”或“没X”其中一个是词,如“有意(词)”“没意(非词)”、“有心(词)”“没心(非词)”、“有利(词)”“没利(非词)”等;“有完(非词)”“没完(词)”、“有戏(非词)”“没戏(词)”等;

条件三,“有X”或“没X”不能单独使用或单独表义,只可合在一起共同表义,且整体语义发生转移,如“有一搭”“没一搭”、“有吃”“没吃”,前者的释义为没话找话说或可有可无(《现汉》:1591),后者的意思是无论生计如何。

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难以发生词汇化,不会成为习语。那么,D类符合条件一,已成习语并被《国语辞典》收录;C类“有一搭没一搭”符合条件三,已成习语并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七版)收录,“有一句没一句”“有一步没一步”等不符合条件三,不会发生词汇化;B类“有完没完”符合条件二,“有吃没吃”符合条件三;A类“有钱没钱”符合条件二,“有饭没饭”“有酒没酒”“有爱没爱”等不符合上述三个条件,不会发生词汇化。

四、“有X没X”的词汇化

董秀芳指出,词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(non-lexical)成分变为词汇性(lexical)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。^[6]习语化是指由短语等非词汇性单位变成习语(idiom)的变化,习语不是词,但却是具有词汇性的单位,很多词汇化过程的第一步或说初级阶段就是习语化。词汇化的“有X没X”可称为习语,没有词汇化的“有X没X”称为

短语，因此共时层面的“有 X 没 X”是一个多义形式。那么，习语化的“有 X 没 X”是如何从短语形式的“有 X 没 X”发展演变而来，需要对其发展轨迹进行探讨。

在现代汉语中，“有 X 没 X”是一个多义形式，可充当多种句法成分，从共时层面上难以对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和句法结构进行切分，因此需要从历时角度探寻其产生和发展的缘由。

“有 X 没 X”在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历时分布情况可从民国时期追溯到南宋。根据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到的 157 例关于“有 X 没 X”的用法，统计发现，其充当谓语成分的有 98 例，占比 62.42%；充当状语成分的有 29 例，占比 18.47%，而且多数出现在民国时期。由上文可知，“有 X 没 X”作谓语和状语的句法分布在现代汉语中占比分别为 19.96% 和 68.98%。那么，“有 X 没 X”在古代汉语中充当谓语和状语的句法分布情况与现代汉语截然对立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？

下面我们先来看“有 X 没 X”在古代汉语中的句法分布情况。

语料显示，从南宋到元代，“有 X 没 X”仅作为谓语成分出现在名词之后，并且仅有四例，如其中两例：

(16) 昨日刘官人归时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，归迟归早。（《错斩崔宁》）

(17) 他也不管那船有载没载，把手相招，乱呼乱喊。（《唐解元出奇玩世》）

此时，“有 X”和“没 X”属于两个短语的临时性组合，可视作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，由于不具备规约性，“X”可以随意替换。可见，此类“有 X 没 X”是句法层面的偶合，其中“有”“没”作领有与否或存现与否义，语义透明，共同做名词性主语的述谓成分。

到了明代，“有 X 没 X”不仅出现在主语之后，还可以作为独立小句出现，在形式上已具备独立使用的功能，但不能说明习语化了，因为结合上下文可知，“有 X 没 X”语义实在具体，没有产生专指义，不具有规约性。例如：

(18) 讨得来便吃了，讨不来忍饿，有一顿没一顿，过了几时，渐渐面黄肌瘦，全无昔

日丰神。（《古今奇观》）

(19) 狄周道：“说是我没有不说的；但有钱没钱，我是知道的。（《醒世姻缘传》）

除此之外，此时还出现了“有的没的”做谓语的用法，例如：

(20) 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，即便收拾，尽教打迭起了，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。（《水浒全传》）

该例为“有的没的”最初的句法分布情况，虽然出现在谓语位置，但是此时“有的没的”相当于状语的修饰性成分，原因是有限代词“有的”和无定代词“没的”在明代已可做状语，如“有的吃了”“没的说了”等。

从清代到民国时期，“有 X 没 X”的句法分布广泛开来，充当谓语成分的数量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做状语、定语、宾语。例如：

(21)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，黛玉只不理。（《红楼梦》）

(22) 有的没的都在这里，你不嫌，就挑两块子去。（《红楼梦》）

(23) 舅太太也说有菜没菜的那包子和饭，可千万叫他们弄热了再吃。（《侠女奇缘》）

(24) 原来秋葵看着孙青躺下，也不管有人没人，把棍就打，把孙青打了个骨断筋折。（《小五义》）

该时期“有一 Q 没一 Q”和“有的没的”与明代不同的是都可以较为稳固地出现在状语位置（少数在定语、宾语位），该结构主观情态义得到凸显，并且是作为一个完型结构出现，起到修饰限定述谓成分的作用。随着出现频率的提高，表修饰限定的情态义保留下来，原做独立小句和谓语的用法已不多见。此时，“有一 Q 没一 Q”和“有的没的”已固化成为习语。原因如下：

在“有一 Q 没一 Q”最初是作为独立结构出现的，如例（18），但是语义并没有发生转移，“有一顿”“没一顿”仅指吃饭，此时，该用法可看作两个结构的偶合，不具有语义凝固性。当例（21）“有一搭没一搭”作为状语出现时，可以用《现汉》（第七版）关于“有一搭没一搭”第一条来解释：表示没有话找话说。这与该形式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完全相

符,因此,在清代“有一Q没一Q”已固化为习惯用语。

“有的没的”由“有的”和“没的”构成,前者最早见于明代,后者出现于元代。从历时角度分析,李立成提出,当“有的”和“没的”做状语的时候,应将其看作是情态副词;^[7]当做定语和宾语的时候,应将其判定为名词化的结果,也符合名词性成分常用做定语和宾语的特点。“有的没的”在该时期作为完型使用,充当状语、定语和宾语时,与李立成所提观点一致。“有的没的”已具备整体凝固义,《国语辞典》将其在《红楼梦》中用例的释义为:一切、所有的。这说明,“有的没的”也已固化成为习语。

此时,“有Np没Np”虽然具备了在句法位置上发生词汇化的可能性,但是该结构在例(23)(24)中不符合发生词汇化的内部条件特征,一是“有X”和“没X”都不是词,二是都没有发生语义转移,因此不会成为习语。

“有Vp没Vp”同样,例如:

(25)筱亭怕太太不高兴,有搭没搭地说道:“刚才太太在那边,岳父说起我的考事没有?”(《孽海花》)

从“有X没X”历时的演变发展轨迹可看出,该形式在古代汉语中是作为框式结构存在的,“X”具有随意性和可替换性的特点。仅有“有的没的”“有一搭没一搭”较为稳固的出现在状语或定语位置,其余形式使用相对随意且出现频率较低,说明“有Np没Np”和“有Vp没Vp”还没有发生词汇化成为习语。因此,需要从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来探究。

由于“有X没X”最初出现在谓语位,而且不具有整合性的离散形式,因此,我们先来看“有Np没Np”和“有Vp没Vp”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谓语的用法,例如:

(26)瞎瞎媳妇说:“嫂子,嫂子,狼撵你哩?!”麻巧没吭声,但跑过三步了,却说:“你有事没事?”(贾平凹《秦腔》)

(27)我把脸扭向一边:“你们有完没完?没完你们在这儿说,我走我的。”(王朔《玩儿的就是心跳》)

“有X没X”做谓语时,多出现在反问语

气的问句中,其中“有事”和“没事”、“有完”和“没完”是并列关系。“有X没X”充当谓语时的结构类型,只是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对举,且主要以反问的方式出现,结构较为松散,处在词汇化过程的最低端。当“有X没X”作为独立小句表达反问语气时,其语义解释不同于例(26)和(27)作为谓语的一般反问句。例如:

(28)“嘿,有事没事?没事别老跟这儿黏糊啊。”(陈建功《皇城根》)

(29)正要再抓起电话,早在餐桌上摆好了早点的老婆急了:“有完没完?吃饭!”(陈建功《皇城根》)

“有Np没Np”和“有Vp没Vp”在表达反问语气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完型结构独立使用,相当于一个否定性的全称量化。这完全符合现代汉语中关于反问句的一般用法,因为其他疑问词在反问句中也表达否定性的全称量化义,“有X没X”的这种含义实际上是句子的反问功能所赋予的,属于临时性的语义。

通过考察相关语料,我们发现“有Np没Np”和“有Vp没Vp”在独立使用的反问句中主观情态义得到凸显,其形式离散性相对于谓语成分有所降低。当然,这种含义最初是由诱使推理(invited inference)^[8]造成的临时的话语义(utterance meaning),但是当这种话语义高频率出现后,用法就被规约化,并进一步语义化了。^[6]因此,在反问的语境中是词汇化发生的诱因之一。

当“有Np没Np”或“有Vp没Vp”不在问句中出现,而作为独立成分出现在陈述句中,例如:

(30)有吃没吃,玩到初十,这本是闽西农民过节的传统。(《人民日报》1998)

(31)因此,出本书,有事没事,让人翻翻,总比没人搭理强吧!(《人民日报》2000)

(32)有钱没钱,先动工再说!(《人民日报》1994)

上述例句中的“有X没X”可作为独立语,出现在句前、句中或作为独立小句出现。“有X没X”不与其他成分构成句法单位,应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类似于词的单位,从功能上应该

看作是一个认知性的插入语 (epistemic parentheticals),^[8] 此处的“有X没X”应当视作情态成分的插入语, 只是表达言者对某种现象的评价, 词汇意义已经虚化, 即使去掉也不影响命题的真值。由于是认识情态的表达, “有X没X”具有了主观性。此处的“有X没X”已经作为固定用语出现, “有X”和“没X”间不允许有停顿, 而作为短语的“有X没X”则允许有短暂的停顿, 可以有类似上文 a、b 的切分。所以, “有 N_p 没 N_p”和“有 V_p 没 V_p”已具有习语化的倾向。

当这两种结构类型作为状语、定语和宾语时, 例如:

(33) 只管你好活, 家里有吃没吃不问, 我妈跟上你受了一辈子气, 最后气死了。(马峰《吕梁英雄传》)

(34) 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, 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。(严歌苓《寄居者》)

(35) 电视现在几乎成了跟衣食住行平行的行业。老百姓不管有钱没钱, 都得有台电视。(《网络语料》)

上例中“有 V_p/N_p 没 V_p/N_p”都是对所修饰名词性成分的评述, 并且“V_p/N_p”语义已发生转移, 如“有吃没吃”喻指“生计”; “有用没用”喻指“有效与否”; “有钱没钱”喻指“财富多少”。整体上借用“有X没X”形式来评述“X”, 结构被投射至性状域, 具有习语的语义及语用特点。

综上所述, 我们可以回答“有X没X”出现在状语位和谓语位古今异同的原因: 在现代汉语中“有X没X”多趋向于形式固定、语义凝结的习惯用语, 表现为其蕴含的意义不能从单个的“有X”或“没X”推测而得的, 因此, 常作为一个完型结构在状语位修饰限定中心语。而在“有X没X”形成之初, 只是“有X”和“没X”的偶合, 形式松散, 语义实在, 与习语化的“有X没X”不同, 是作为短语形式存在的, 所以只能作谓语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, 该结构一直处在词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, 随着句法功能的变化, 其内部结构特征和语义也在发生变化, 直至凝固为习语。

五、词汇化的整合机制

“有X没X”由松散的短语演变为形式凝固的习惯用语, 必然经历结构的整合, 从该结构词汇化的过程判断, 其整合过程主要包括约定俗成规约化、融合词汇化以及习语化和去理据性。

(一) 规约化

约定俗成规约化一般被认为是词汇化的前一步骤。Bauser 关于词汇化的路径归纳如下: 临时组合>约定俗成规约化>词汇化, 并指出约定俗成规约化发生在“当一个临时组合开始被其他说话人作为一个已知词项所接受”。并进一步指出, 被词汇化形式的意义不是完全可以预知的, 它是独立于上下文语境的, 可以收入词典中。^[9] “有X没X”在词汇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, 第一阶段是充当谓语的临时组合短语, 第二阶段是被普遍接受的固定结构 (可作为小句独立使用), 第三阶段是形式语义凝固的习惯用语, 或被收入词典。约定俗成规约化是“有X没X”历时词汇化发生的动力, 也是中间阶段, 而共时的词汇化则需要融合。

(二) 词义融合

当“有X没X”被言语社团所接受 (即约定俗成规约化后), 结构需要融合才有资格发生词汇化。融合的结构伴随语义成分组构性的丧失, 如“black market” (黑市) 既不指市场也不指黑的东西。^[10] “有X没X”同样, 如“有的没的”既不指有什么也不指没什么, 而是指所有的。已融合的“有X没X”会发生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变化, 涉及到习语化和去理据性。

(三) 去理据性

融合后的“有X没X”语义组构性消失, 有了习语化的特点。Nunberg、Sag 和 Wasow 认为习语化有三个特征: 语义含混或非组构性, 即不能完全推导; 语法失效, 即不允许句法变异; 缺乏可替代性。^[11] 习语化的“有X没X”已具备以上特征, 如“有一搭没一搭”。

习语化的发生与语义的去理据相联系, 表现为习语化的“有X没X”在形式上透明但语义含混, 如“有钱没钱”“有脸没脸”“有的没的”等, 其起初的意义不再从单个成分中推断出来, 说明整合性高, 已有专门的意义或被词典收录。

六、结语

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。^[12]“有 X 没 X”从最初充当句子主干的述谓成分转向充当句子附加成分的习语,经历了由句法功能向词法功能的转变。由于“X”词性及内部结构关系不同,A、B、C、D四类“有 X 没 X”习语化的先后顺序也不尽相同。从历时角度来看,A类和B类中的一些用例在句法功能和语义凝固性上已相当于习惯用语,但到了现当代被高频使用,是因为其在满足条件的句法位置上出现频率有所增加,才使其更加凝固并趋向于习语。并且有些“有 X 没 X”结构具有构式的特征,^[13-14]有些可判定为语法构式有些是修辞构式。^[15]已被词典收录的C类“有一搭没一搭”和D类“有的没的”一出现就基本符合习语化条件,所以较早地被收录到辞书中。总的来看,A类和B类“有 X 没 X”相较于C类和D类词汇化程度稍低,这主要与其内部的词汇特征有关,此外还掺杂一些社会因素,如规约化导致的词义融合和去理据性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。

注释:

- ① 本文注明出处的例句,多数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(CCL)语料库、大数据和语言教育研究所(BCC)语料库。还有少数未注明出处的例句为作者根据实际需求而内省形成的句子。
- ② 文中“有 N_p 没 N_p”中的N_p既指名词或名词性短语,同时也指人称代词或疑问代词,如:有她没她、有什么没什么等。
- ③ 判定是否成词的标准,本文按照是否被收录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或《国语辞典》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吕叔湘. 现代汉语八百词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5: 383.
- [2] 邢福义. “有没有 VP”疑问句式[J].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, 1990(1): 82-87.
- [3] 郭中. 肯定副词“有”及其问答功能[J]. 求索, 2012(11): 122-124.
- [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. 现代汉语词典[M]. 第七版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6: 1878.
- [5] 杨炎华. “被+XX”的句法化及其词汇化[J]. 汉语学习, 2013(3): 60-68.
- [6] 董秀芳.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[J]. 世界汉语教学, 2007(1): 50-61.
- [7] 李立成. 名词化的“没的”和“有的”[J]. 语言教学与研究, 2006(5): 37-43.
- [8] VISCONTI J.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[J]. Journal of Pragmatics, 2004, 36(4): 821-826.
- [9] RYDER M E. Smoke and mirrors: event patterns in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a romance novel[J]. Journal of Pragmatics, 1999, 31(8): 1067-1080.
- [10] BRINTON L J, TRAUOGOTT E C.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: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[J]. Language, 2009: 184-186.
- [11] NUNBERG G, SAG I A, WASOW T. Idioms[J]. Language, 1994, 70(3): 491-538.
- [12] GIVÓN T.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: an archaeologist's field trip[J].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, 1971, 7(1): 394-415.
- [13] 陈伟. 现代汉语框式结构“有 X 没 X”的构式分析[J].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: 社会科学版, 2018, 20(5): 113-118.
- [14] 陈伟. 构式“有 X 没 X”的认知语义属性[J]. 牡丹江大学学报, 2018, 27(3): 72-75.
- [15] 陈伟. 修辞构式“有 X 没 X”的显现——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探索[J]. 枣庄学院学报, 2018, 35(4): 31-37.

The Category Function of “You X Mei X” and Its Lexicalization

CHEN Wei

(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,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, Shanghai 200083, China)

Abstract: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“you X mei X”. The functions of each form are different. The syntax,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each category “you X mei X” are sorted out, and the lexicalization conditions of each category are inferred. By investigating the lexicalization process of “you X mei X”, we found the basis of different syntactic expressions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“you X mei X”, and concluded the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some words into idioms in “you X mei X”.

Keywords: “you X mei X”; category function; lexicalization; integration process

(责任编辑 周 芬)